

松本  
万年  
著  
田舎繁昌記  
初篇

田舎繁昌記

210  
41-2

002040-001-6

210.6-M327i

田舎繁昌記(文明余誌)

松本 万年/著

M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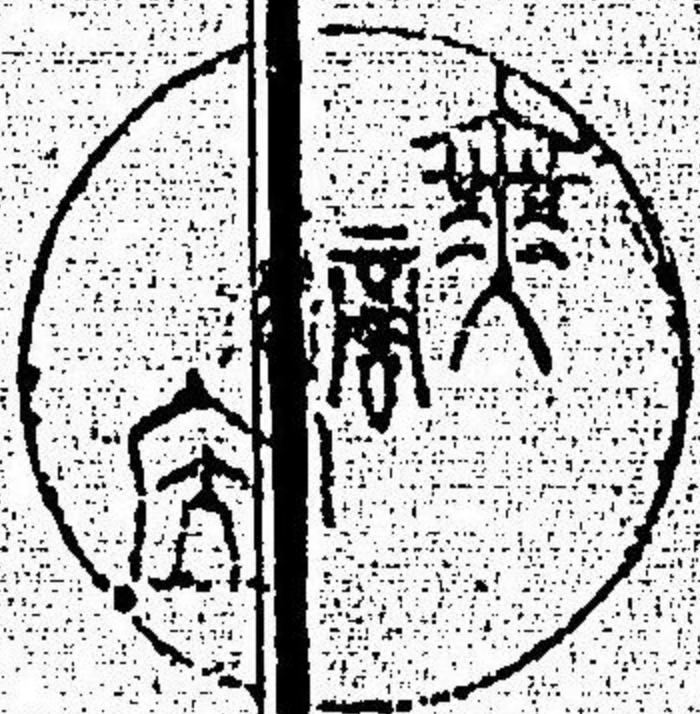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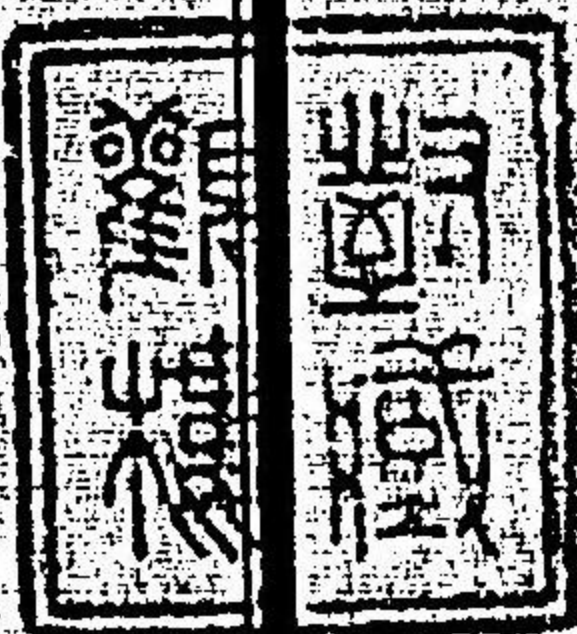
ACB-5223



210.6M327

營原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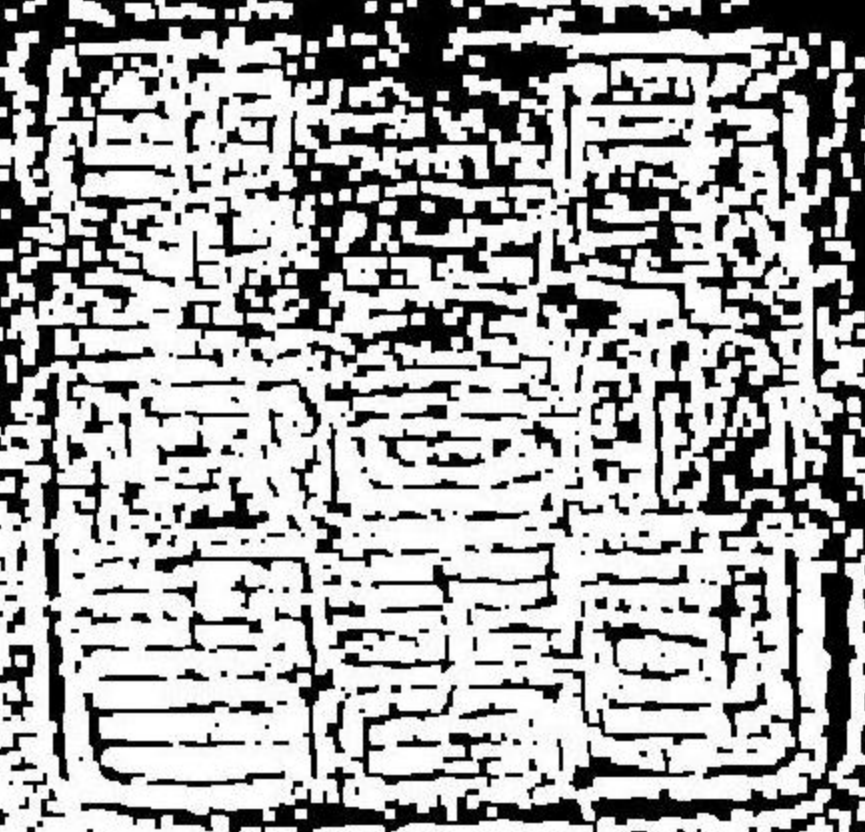
文明餘誌自叙



昭代右文之化、施及九垓、八紘、五大洲中、貿易普、通、英、也、佛、也、獨、乙、也、魯、西亞也、于支那于印度各國之人、萬邦之物、爭航競艘、日夜輻輳于三府于五港、焉皇風之所被、豈可不謂、廣大矣哉、然而郡縣村邑亦變鄙野、舊習得歸文明、德教則文士、遭際此世

七月余志

一般資料



松本萬年著

文明餘誌田舎齋纂昌記初編

明治二十二年  
二月新刊

文昌堂發行



309760

方月食言一日令無言言卷一序  
安得<sub>レ</sub>不<sub>レ</sub>記<sub>キ</sub>其繁昌<sub>一</sub>以鳴<sub>キ</sub>其光隆<sub>一</sub>耶頃  
者府下已有東京繁昌記之著余亦  
微<sub>レ</sub>擲<sub>ニ</sub>筆<sub>ス</sub>郡縣之開化<sub>一</sub>名曰<sub>ク</sub>文明餘誌  
迂僻野叟聞見殊狹<sub>一</sub>記<sub>レ</sub>事<sub>ヲ</sub>不<sub>レ</sub>華<sub>ク</sub>看<sub>ル</sub>者  
比<sub>レ</sub>之<sub>ラ</sub>村婦之醜<sub>一</sub>亦<sub>レ</sub>所<sub>レ</sub>不<sub>レ</sub>辭<sub>也</sub>耳

文明田舎繁昌記目錄

初篇

小學校

養蠶

村劇

二篇

藝妓

教院

鄉宿

目錄終

文明餘誌 田舍繁昌記

松本萬年 著

小學校

一大區中小學數所

或以一村為一小區或合數村為一小區合數小區

成一大區或新以後之制郡縣之廣人民之夥僻鄉陬邑何

處無學樵童牧豎何人不學而悉屬中學以統

于大學焉學政之行豈不偉哉諸方學校摸樣

雖不無小異同決無起于常規者所記于此者



某縣所轄之一所其他可類推焉也

凡建小學令募民財以充用以故不能一時榮  
築者多就僧寺假設焉間或有新創者聚扁其  
門曰某區小學又有官賜旗章建為表記學中  
教師一二人助教三四一人或四五一人統督一大  
區中學則者曰學區取締幹學中諸事者曰保  
護或事務給薪水茶飯者曰雜廝其始撰教師  
也不招那矻々窮年徒極穿鑿老儒先生况於  
賣牛買刀頑然一書生乎出于江戶記語蓋恐其流

于虛文陷于浮華為迂遠無益之學也多是令

子弟自年十七八至二十五六資質愿慤者就

業於師範學校限以六十許日傳習而歸開校

師童生生徒以滿六歲送校至滿十三歲是為

小學卒業學課曰習字曰綴字曰單語曰數學

如修身學非童生之可全理會得則又屬之別

科而教師時將忠孝事跡感動人心等談恫々

說諭以使之知天理人道之要歸耳謂之修身

口授習書字運筆為習字學積字成句為綴字



生徒旅進就机列倚教師助教嚴清來進福高  
 名袴太短外套殊長身不到英佛而最諸洋語天  
 不下雨雪而常着高展散髮尖帽昂然一先生  
 徐々靠凳子咳一咳叫聲言俯生徒悉俯叫仰  
 生徒皆仰又叫聲道甲立諸誦一生便立而誦  
 東西南北乾坤巽艮角丸三角等語如所謂建  
 板傾水恰與盲師早語一般早語畢而就机又  
 叫聲乙立乙亦依前早語長短高低曲直云々  
 誦罷倚机教師警咳更叫俯仰生徒一齊俯仰

教師或助教進而立黑板前手把白墨板面書  
 幾個數目100等問道這箇分數如何生徒隨  
 其等級應答或教師問這箇加減何如就得生  
 徒工夫熟慮把石筆面石算來計去有所會  
 得則書盤以答若有誤錯則手巾指盤再四研  
 精更記答言如是能合則可之否則黜之時答  
 報午教師叫立聲退生徒俯仰而立齊整旅退  
 友人某詩云區々小學遠相連白墨漆牌費萬  
 錢村豎市兜群似蟻乾坤巽艮喊夷天學校之  
 汝州府志 日餘錄 卷一 四

威可以見矣

一老儒先生倚柱嗒焉既而浩嘆長息亦是買生傳來

道嗟悲哉命之窮也遭此陽九令廢家塾不能受束

修錢豈得不悲是類儒林填坑之事無買米錢禁授漢

籍不得徒同詩書為煙之時先生畢竟不知庚

凡事有可必師古者也有不可必師古者也綱

常彞倫仁義忠信依此則家齊國治否則身危

民畔是可必師古者也若夫技藝百事則有暗

于古而明于今精于彼而疏于此者不得不從

其明抹其精矣是不可必師古者也歐米等之

長于技藝天文地理醫術器械窮理之確巧智

之長往古所未曾有而此邦所未曾見也則宜

取彼長以補我短耳而不解事者駭其明迷其

長要徒凡百悉皆必從洋風開口則曰漢籍無

益于世周孔之道迂也見散髮為開化指屬服

曰文明異哉民去邪慝而歸德化俗羞僻陋而

順禮法是之謂文明開化豈言一尚簡便伶俐

狡猾專務功利之謂耶我國體之尊言未畢



狸奴來，狎踢倒座傍，茶壺茶流，露席先生罵道：「此業蕭汝亦不順禮法者，措畢復道：夫我國脉之尊，民俗之美，天孫降臨，神武創業，以還閭休對天，明德光被，君臣之彝，文物之盛，可謂世界無比矣。是以任那來貢，肅慎率服，而尚未滿足，以周孔之道合于邦俗，取文獻於彼，以翊我皇猷，於是乎天柱益尊，地維以立，皇系連綿，天壤無窮，豈不崇矣乎！唐禪虞受，劉表曹篡，此是彼之惡俗，非周孔之道也。而歸咎于漢籍，中

世以降漸趨奢移，皇風不振，民薄德教，要當抑浮靡，張紀綱，敦民俗，以復古昔也。下在共位而不謀其政而妄謂我俗陋，我民愚，矣誣。皇祖國脉不亦甚乎！如夫綱常彝倫，仁義忠信，互于古今，通于東西，宇宙間不易之常道，而謂之迂談，謂之陳論，人情之競新奇也，真可悲矣！真可嘆矣！且彼之所謂自主自由者，何？天高地卑，即是天地之自主，天覆地載，即是天地之自由，父子之親，父子之自由，君臣之義，君臣之自由，貴賤長幼，夫婦

兄弟各守其職分而不能相奪之謂自主自由  
 非弟凌兄婦逆夫之謂也是之不察謬解以誤  
 後學悲哉此輩洋學固不達西洋長處開口則  
 說共和合衆又不知國體吐語則論沿革撰襲  
 毫無日本膽氣欲甘為西洋奴隸不悲哉然而  
 竊怪官廢私塾禁家學不達時宜妄為如那口  
 掉虎舌身無實行矧々窮年徒極中穿鑿非儒人  
 也如那腸錦口繡鬚市獲利非學士也這是俗  
 儒曲學亂倫敗俗亦大矣如此輩廢之亦可罰

之亦可我則異于是有可有不可希世之雋民瑚璉  
 之闕器妙思六經道遙百氏大言壯語質則接明道  
 之和氣學則窺仲尼之門牆至矣乎德說經也揭馬  
 融之絳帳使極穿鑿作文也起韓愈之高山陽錦口  
 尊德誼而排曲學攻異端以歸正道斯已節  
 行修整心存經世出則可以覺醒此世開牖斯  
 民處則可以扶翊道義藻飾休隆其然豈而使  
 之徒葆蓄退藏費月金幾圓於那六十日傳習  
 之黃吻兒者何可羨如我詩筆老渾揮寫秀麗零

箋斷練亦可爭購競求沽之哉沽之哉而舍之

不顧廢其家塾使我不得教育英才悲哉如那

迂儒萬年學術不值一文然生好罵他人初

業醫而無買藥者亦似先生以其少識字甘為

村兒師這是老鈍怪物使之為修身口授而可

使之教單語綴字而可然猶傲然自以儒居畢

竟田舍役者邦俗謂非優曰役渠常言吾隱逸

吾靜退吾固不欲居都城雜道中與賣字鬻文

者相伍但當山中高卧善一身耳聞渠幸有二

頃田足喫麥飯菜羹故為此大言以嚇陰父但

語所謂家有漱蒂享之千金之類那個怪物經

學陳熟文詩琴膝使之住繁昌地方不過幸尿

被巡查呵出壹銖罰金耳然尚區長某輩囑之

撰先人墓誌銘某院愚僧使之作募緣簿序真

是好笑稱揚那怪物而不購吾斷練零箋不可

惜哉奈人不少嗟亦命矣悲哉悲哉其妻在傍勸

諭道君之嘆息亦不值一文不如趁早開化以

得月金之愈也先生作色道卿誤矣維新以建

丑為第一月，時尚嚴寒，客花未備，况庭樹豈有  
 開花之理。開化開花園音相因復嘆曰：東修不  
 至家，不償通吾已矣。夫他日歌而過小學，曰法  
 兮法兮，何我之衰。教師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  
 日曜日放學，一夥學生飲一酒樓，行盃幾巡已  
 醉矣。一生立舞，藝妓調絃，按歌及與酣，趣奇他  
 生代舞，更歌道苦兮苦兮。學校生諳記諳誦，腦  
 心情雖似，假雜遊嬉，遣懷不過這樣也。則與昔  
 時書生之高論傲語，偃蹇迂野，至于破家傾產，

惡風大有延庭，拔小學俊秀，送之中學，又致于  
 大學校，別有醫學局為醫生，而設焉。

病有寒熱虛實之辨，藥有溫涼補瀉之別，經絡  
 部分，臟腑官能，非習業之精，窮理之明，則不能

從事于此。醫豈易為哉！今此論一二，如夫充實  
 病而誤投補藥，衰耗症而或與瀉劑，則可立而

斃矣。不唯是已，其腑受病，何膜閉塞，是之不察  
 妄施治術，不致大折也者，幾希。漢醫榮衛益氣

之論，邦人墨守古方之流，空誕粗拙，無益于開  
 文月余志一日全濟昌已卷一 九

化朝旨無論產婆藥舖可誤生靈者雖醫人  
非經官之試驗一切禁遏不令甯其業至仁如  
天不可仰而崇矣乎然而庸醫拙工有苦其檢  
束者真可憫矣真可笑矣  
余嘗著育嬰新編將梓未果憂邦俗有洗子惡  
風也近聞函館人某上表蒙准建育嬰社官令  
某為社長拜權少講義說諭愚民以救其弊難  
波亦繼有此舉余聞之喜而不寐億兆蒼生遭  
際至治肫然之恩無所不洽可期而待也

余言西醫合信氏之在支那著書也藥則收人  
淺黃連以代機那術則取用銅錢刮血法其所  
著雖出于示漢人以醫術概畧其心志公明無  
所偏私者如此且如種痘舊法始見于醫宗全  
鑑而土耳其傳之入英西人之深切于技術可  
以見矣獨異我邦醫人之執拗曰古醫方曰  
折衷家曰皇朝醫東垣也丹溪也于唐于晉無  
不各立流派也迷執陳套如守祖遺青蓮學之  
鹵莽術之拙劣不亦宜乎

記嘗有故幕醫官某問予道傷寒論中有施子

鼓湯方與鼓字形相似故謬所云子鼓者何物余忍笑答

道不是鼓鼓耳鼓也者香鼓子字當連上讀山

施于是也其人曾無慚色顛頷首領道其然開

化世界無這不學之醫豈不懿耶

進退之便無買藥者衣服之華無請治家况於

浮輕謂謔半為斧柯婆業耕閒醫耶文明之化

至矣哉有一醫生讀布令書蹙眉道依此則語

儕無糊口地如吾未習四書句讀幼少從師受

傷寒論句讀讀鑽竒難不能記得師不得已授

以方極類聚方下次日夜誦讀尊奉古方試之

實事隨症施治者有年于茲人皆稱良醫君而

執平生以謂吾事足矣今而有此令吾年老

豈忍更甘讀洋書欲與其誦縣廳受黃吻兒

之試驗寧吹笛術按摩術耳欲容在傍論

之道君醫術在行一朝忽換方向或似破牀面

然代吹笛苦勉學洋術詐患難詣馬生道子誤

矣予雖鈍物勉勵從事請則或請但奈不信洋

術何地常言內景機關人身窮理不過解剖死

屍以見其位置部分畢竟紙上空論要非動物

窮理非潛人之肝裏觀其臟腑也此輩開口發

試豈如吾輩經驗施治著實子休復言客冷笑

道君言似有理然不開化亦甚且僕亦粗聞醫

理試有問有人于此誤傷動脈管出血不止則

君何術救之生曰火鑊烙其管口曰而出血尚

逆則如之何鋪出脈管以線結紮管過之客曰

如委中尺澤等則可然請問設破齒根動脈亦

猶結紮人之咽喉廢醫生默然客乃道君之情  
憧如此吹笛最宜

養蠶

蠶之生于世曠古邈矣 阜朝則一日肇于稚

產靈神一日生保食神支那則軒轅氏妃始飼

之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迨至周代蠶事寔備天

子諸侯必有蠶室有后妃齋戒躬桑之禮蠶事

既登令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蠶桑之可

貴也如此然而八蠶三繭祭然詳于載籍矣

三月食言一日每言其一

我邦土壤肥沃穀禾豐美冠于萬國而亦宜于  
桑故一以扶桑名焉自古昔來緒帛絲繭為所  
產之逸品是以邦人無不皆勤苦盡力于此也  
雖新以降歐米諸洲來航如比隣珍重皇國  
繭絲實如珠玉於是戶々競作人々爭製千萬  
航輸海外乃如蠶種亦從而為貿易第一物而  
製種之利幾倍于絲所以養蠶家多好製種者  
也今除邦內所用航送蠶種不降二百萬負云  
桑樹之性好引溫素故宜擇多雜砂石地而樹

焉武之荒川沿界毛之利江近側拓開砂磧荒  
寂桑林綠條掩映遼豁聯連不唯數十里以宜  
于桑于繭也如毛鷲村利江中之一大洲嶼名  
于桑蠶久矣村人自稱本場邦俗謂下出精良  
屬種地為本場有  
号養蠶長者輕視他之後製種地謂之場達宜不  
是為場達然如武之秩父地屬于荒川原流土  
地狹隘不得沿川植桑而土性多雜砂石尤宜  
于桑故郡民以桑蠶代米麥安樂營生者幾百  
年矣繭絲上好冠于國內世間至帛之精緻者

文明餘卷 日給教養地卷一



概以秩父名蓋以是耳以其有限制不能隨意  
 製種與土地狹隘之故所出雖不至多數種之  
 精良比之諸方本場決難軒輊云因思羽石信  
 之國古來名于蠶桑而如羽之米澤小出官坊  
 自免石之伊達信夫等或沿阿武隈川或夾溪  
 流信之上田白下則側于千曲川地固屬于砂  
 礫而土性凝厚不似彼行步沒脛軟沙瘠土由  
 是推之如武之熊谷兒玉等蠶事益盛則本場  
 之名當高于天下也此等之理須讀泰西農學

識

凡蠶桑宜豆宜菘樹草新葉曝乾宜酒糟不

取耐宜之如良酒者宜之如良推取曲者製種多者糞價亦

有聖數百圓金者相種者多喜蒼青色不喜黃

色赤色灰白色而罕知種之精力充實在葡萄

色者且如其色雖不無因土性者或當因糞之

何如而變焉則概論之物矣善驗者而自知

植物之性蓋先于動物焉蠶自引溫素樹而生

所以嫌窒塞忌濕冷也與公桑蠶室風戾桑葉

以飼之古今同轍不亦妙耶故凡營蠶室宜擇  
 豁開地面築造高敞要務使空氣流動焉室面  
 東方引得旭日益佳在崗樓閣碍西北方為不  
 佳近日坂東地方有儘通此理者其築蠶室規  
 模宏壯最高大者棟長約二十餘間徑七八間  
 高六七尺其小者無不至橫十餘間徑五六間  
 高二三尺者葺屋以瓦或茅或言以茅最佳以  
 其值酷炎不似瓦應灼燥受得熱毒也凡養蠶  
 者室中皆掛寒暑鏡室之屋下數尺正面向背

作牖寒則闔之熱則開之以為引空氣之便蠶  
 室之營日月咸昌高聳雲烟斜映日華村邑相  
 連遠近迥望莫不所往而在焉亦是昭代之偉  
 觀也

記月令曰具曲植篋筥曲蠶箔也植架蠶箔柱  
 也本邦飼蠶多是編竹如床約衡三尺長六尺  
 許無脚鋪薦盛蠶乃所謂箔也插入之架架數  
 等間隔如階子便于出納箔以撒桑即植也俗  
 曰古迺瑪

蠶生七八日初就眠為之一眠一眠五六日而  
 二眠六七日而三眠又六七日四眠又起七八  
 日乃發邦俗作濊用稻葉或細薪初生至濊大  
 抵三十七八日或四十日為蠶事畢又五六日  
 而開濊收繭後七八日蠶絕化為蛹又八九日  
 蛹化為蛾繭十顆而蛾九蛆一是為九分蛾八  
 蛆二是為八分以下同之製種家至八九分為  
 禮四分以下為數

予嘗觀宋時養蠶圖其製種登掛束葉撒著蛾

蓋生種後手搓葉以取蓄也迂拙可想我邦  
 古昔製種其詳雖不可得而知近古以來撒蛾  
 於厚紙生種紙大約濊七寸五分縮一尺一寸  
 五分以小角木如折子界畫紙緣四方防蛾外  
 出紙一頁約用蛾百二十至百五十則種無罅  
 隙云近官制限定製種數令措工製紙頒之邦  
 內以納稅無蒙准證則不得私鬻所在有大惣  
 代有世誥役司其事蓋慮放製多數貿易之際  
 有折本頌產者也恤民之疾苦意深美然以一

時不得逞其慾，或有感頰怨訕者，蠢愚難曉，如此，或言江河之決不可手防，非遭虎害不知虎之可懼，使其自由製備，取敗之後，知朝音之可仰，不亦可耶？此是不救孺子入井之說耳。如本年買粗惡蠶種，而焚之雪國，辱慮後來豪商，處措裨于文明者有焉，可賞哉。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則老者足以衣帛，古昔養蠶專為養老，而必於牆下，恐其妨禾穀也。皇朝亦然，課民桑漆，上戶桑三百根，中戶二百

根，下戶一百根，見于田令。上戶即上農，上農而樹桑僅三百株耳，如諸葛武侯，蜀漢宰相，而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言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桑蠶多寡，古今之異，可以徵矣。古昔則租稅微庸代器用，易衣巾，多用穀粟，以賤金貴穀也。及至後世，民俗漸奢，靡室屋之華，衣服之美，食則選精粢嘉肴，飲則謀芳茗美醞，婦女之香奩首飾，至吹彈歌舞之所，用萬般經費，非穀粟之可能給得焉。於是乎民始賤穀而貴金，美既已貴

金人々無不願多蓄此物乃見金多者則呼且  
那且那那遭金乏人則稱其許其許其許有金者  
 雖無器量先人行無金者雖有智慧噴放屁金  
 之為德其盛矣乎開港以還航種輸絲護金之  
 多者每年不降于數千圓金不播麥而樹桑不  
 耕田而養蠶如山知僻地懇山拓林競樹爭糞  
 故雖年豐穀禾不廉雖山深薪炭尤匱且以緜  
 車所用亦夥薪炭價貴不唯什倍然穀之不廉  
 薪炭之匱亦足以觀我邦蠶事之盛也

有與立談者甲道人之怠耕專事桑蠶唯欲儲  
 金不費米麥未有甚於此時自今而往一朝遭  
 年不登寧銜楮幣而死麼乙哂道休矣野蕃郎  
 何出這不開化語不有風流牛生麼如那牛氏  
 公卿士庶至車夫馬卒何人不愛其風流而賞  
 其滋益老實翁嗜之遊冶郎甘之朱門妃嬪喫  
 焉章臺娼妓啖焉豪家太太裏店老婆無別孀  
 娃玉池醜婦歷齒莫不嚙其甘肉嘗其腴味也  
 是之不食偏思枋性米麥甚矣不知世變思令

戶々牧牛逐日蓄息以代米麥則年無荒歉民  
 免飢餓雖有堯水湯旱又復何憂豈不妙麼然  
 則禹之過門不入舍可愛老婆而去亦是無益  
 之勞言未盡甲道如牛肉充食可延壽命則有  
 理但林盡山秃薪炭不繼奈何可小量曰有石炭  
 在焉曰石炭鑿盡何物代之從鑿從出養蠶者  
 焚桑枝枯桑足矣說到焚枯桑心胆俱小曰奈其有限何  
 乙道牛肉生喫亦佳甲暗道如兄言不能煮  
 繭製絲也嗚呼田野灘澁之徒或有為此說者

井蛙管見不知世界之大可憫笑哉

前人詩曰粉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世有英華  
 年々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面不施粉  
 顏有飢色辛勤如此而不知有綺羅榮已理銷  
 帛徒供他人之服身穿苧麻送了生涯則昔時  
 農家之陋蠶婦之苦可細想矣而今也異焉聞  
 蠶婢一月雇錢有過于六七圓者蠶事熟間  
 或有不梳頭日決不至有飢色故既畢其功髮  
 則委篋頭娘一夜則託裁縫家粉面朱脣無媚來

往或有揚柳樓月心歸時况於新婦小姑買羅  
購錦至費若于圓金不復村家景况也

緜車之製一人對一車者雖外邦或類似焉故

今不詳其狀近日器械製絲漸行于世有用蒸

氣者有以水者有人手操作者器有大小之異

巧思雖不一樣要皆絲之精緻與尋常緜車所

製者夏隔毛之富岡出于官之所肇是為嚙矢

而伊世哥共研社次之蔓延于遠近諸國云

富岡製絲場則以蒸氣旋轉緜車有督官統焉

有巡查警馬擇妙齡女子五百人以充之只見

驕然送響碎旬雷奔雷聲寥亮工女同起齊整

旅進部位有法明眸皓齒情思不一有眉秀神

清冰肌似梅者有細腰環娜纖弱如柳者海棠

嬌燒牡丹豐艷菊之妍態桃之紅臉恰為春萼

秋葩競妍一時想凡在此場多是種痘過女不

復見那痘疤容擺面顰髮黃之夜或評曰與

風流陳娘子軍一般此場所製之絲精緻無比

其成于玉腕素手所以有光澤也諸方製絲所

有休暇日，梳髮行遊，新俚曲曰：可知那兒縹緲娘，婀娜姿態，意氣揚，文明餘輝，及縹緲兒，其意氣揚亦宜矣。

村劇

錦慢放時，喝采同萬千，看客凝雙瞳，新人尻洩紅禪臭，村老淚和清淚，沉陰險誰容，祐經惡，狄忠皆慙，鬼王窟，柝鳴鼓響，收場處，人海波額，古社風。

副且痘疤傳粉，班賀頭却似，姐娘顏，村正兒，子

義經好一齣聲，高安宅關

這是我年十八觀村劇詩也，距今三十一餘年記

以見時世之變耳

村里演劇，或於祇園會，或於社賽日，有依例者

有臨時者，戲場多於社境，或寺院廣庭，設焉如

依例者，必有定期舞臺，看棚管絃鐘鼓，至惟幕

倡夜之屬，一々設置，不欠一物，而至淨瑠璃家

歌者，絃師吹笛擊鼓者，流請于京府，招于他鄉

或有村間少壯嗜其藝者，則請師來肆而任其



事隨鄉俗不同也。遭風雨順氣候和，則酒肆餐

舖與鄉人謀先醪金若干，稟官蒙准發起，以為

街賣之因。是出于臨時者，臺棚勾欄草率，趨工

不堪，鄙朴几鄉優水，無專門者，農高餘技，所謂

田舍役者耳。官禁不令售其業，則復歸本業。是

以鄉村子弟請那役者來，謹受訓誨，摸倣演搬

謂之振附振態也。附投也。謂授與訓練使之會

得其姿態情趣也。故自介白脚色至啼笑之狀

舉動之態，捩頭拗肩，搵手扔脚，訓誨之法，莫不

百方竭精焉。習者亦可謂語之而不惜者。村間

所演多是古曲忠臣庫子本櫻之類，拋鋤而摸

判官鐵馬，而扮阿里亦與今時村兒之展諸小

學講習勉勵者異焉。

嘗遊一鄉村，觀其舞劇，所演箱根靈驗，只見一

夥，巧兒飛奔出來，各箇揮棒，直向飯沼頭上，一

齊打下，四面如雨，飯沼雖脚蹩，疾避，捧左接

右，應拌脚捉手，縱橫投擲弄毬也。似這時昏黑

不辨人面，來得湊巧，筆助見這形勢，不問一二

大喝捨隙，驀地跳入，抵東觸西，手搏脚踢，恰如翔隼攫禽，又似疾風拂葉，疾丐一聲，叫敵不得。四散奔潰，飯沼為作怪狀，叫道：「在那一邊不知何者？」筆助聞見，道：「認得語音，不是郎君。」筆助麼郎君麼？語罷，筆助便近前跪一肥兒，扮筆助當跪而不跪，振附叫跪，筆助道：「今朝飽喫蕎麵，腹滿跪不跪，得看客開笑。」

一鄉相集，議演劇里，正坐在上頭，伍長以下逐次兩傍列坐，其狀儼然與議教荒治河一般。里

正呼振附詢：「何曲最佳？」振附道：「凡劇無賽于忠臣庫國姓，翁二曲。」相公與眾位請擇焉。伍長慙慙決演忠臣庫，振附道：「某賢郎，宜佳兒某，令弟宜勘平判官，則誰由良則某如里，正郎君音爽體便，究竟宜扮寺岡平衛里，正睜目叩席道：『默之，那馬僧兒尚且扮由良，々々是鹽治氏家老寺岡隸卒耳，吾家奕世里，正門地最高，演劇屬戲，豈使吾兒為隸卒耶？遂不畢議而散。』人傳為唾笑，事亦在三十餘年前，氣運一瞬而改，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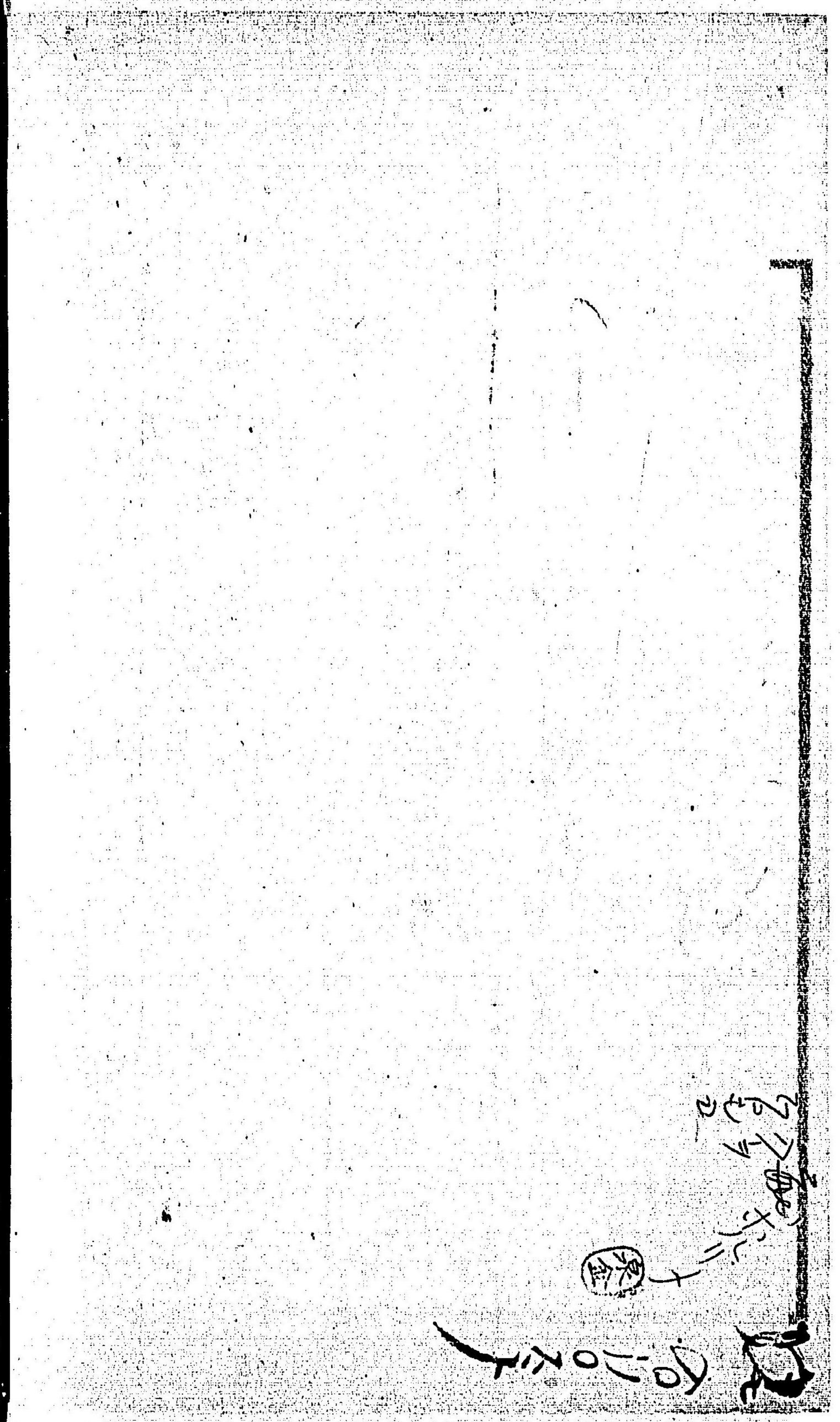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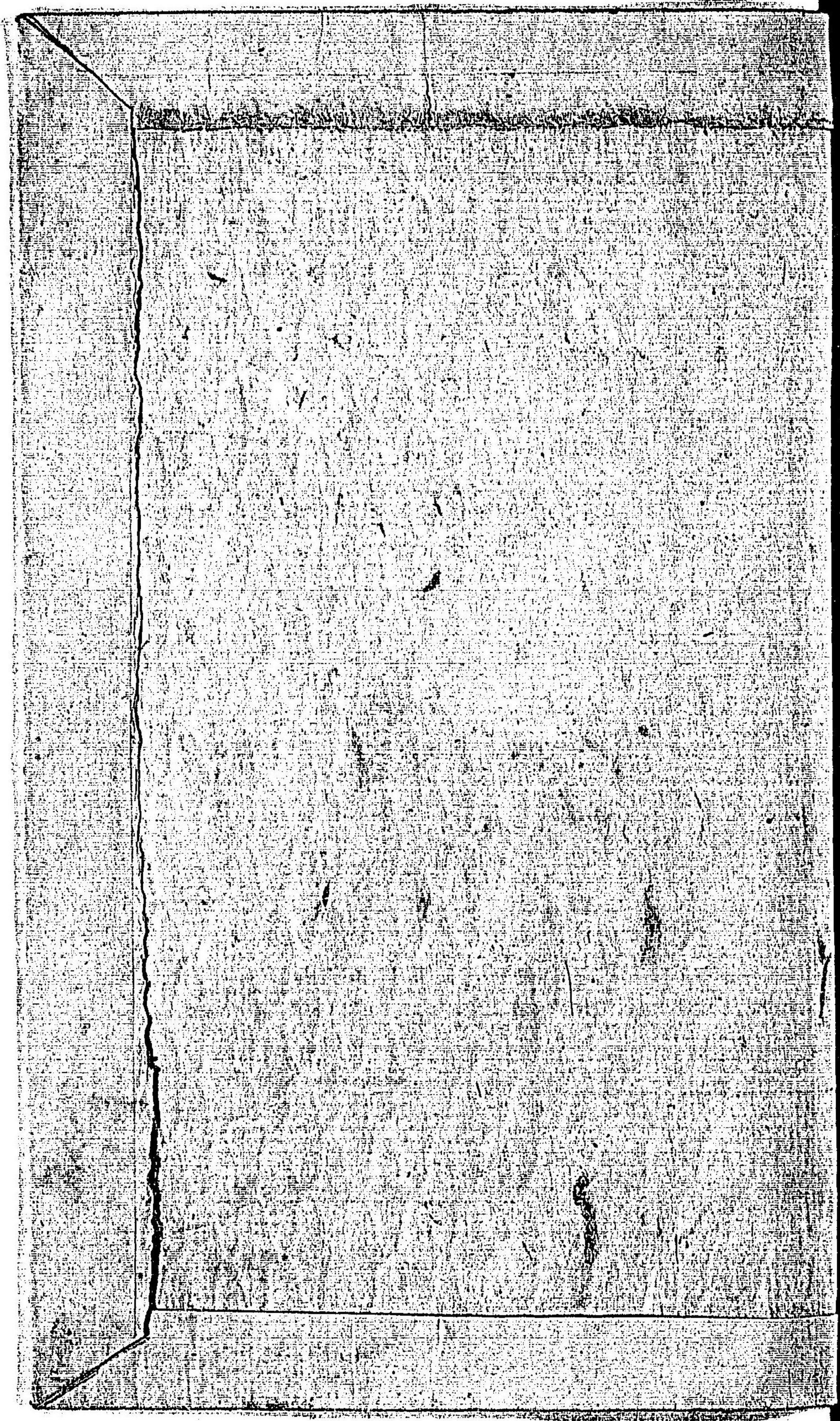
非復昔日無不物而事而開化則看棚不嗅新  
 今放屁舞臺罕見副且痘疤且以雜劇勸善懲  
 惡之益優于相撲散樂官准其公然為業於是  
 乎鄉優競磨其伎不啻假笑乾哭極妙至其尤  
 者晚吟詠嫺歌曲通琴譜茶經亦不鮮乃田舍  
 稼者非復野蕃樣故每遭年熟蠶豐商農豪右  
 協議為一大舉招來京優而優貧少則或雜鄉  
 優於搬亦不甚見其醜云然則此伎之盛不亦  
 嗚呼郡縣開化乎

# 官符

家本發見書林

東京魏所四丁目

傳部屋太良兵衛



Handwritten text and a circular stamp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possibly in Chinese or Japanese characters. The circular stamp contains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